

醒来我是谁

The Awakening of
an Assassin

神我很乖 | 著



3亿+点击量 超高人气网络作家全新力作


冷血杀手化身军统特工 **谍战上海滩** 神秘基地隐藏惊天大阴谋……
《战狼2》编剧纷舞妖姬 著名作家管平潮 海飞 联袂倾情推荐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醒来 我是谁

The Awakening of
an Assassin

神我很乖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醒来：我是谁 / 神我很乖著. —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104-6494-2

I. ①醒… II. ①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70578号

醒来：我是谁

作者：神我很乖

责任编辑：秦彦杰 丁 鼎

责任校对：宣 慧

责任印制：王宝根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发 行 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 (传真)

总 编 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wp.com.cn>

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nwpcd@sina.com

印 刷：天津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490 千字 印 张：28

版 次：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6494-2

定 价：5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 6899 8638

CONTENTS
目 录

| | |
|------|---------------|
| 第一章 | 神秘的六号 / 001 |
| 第二章 | 混入军统 / 016 |
| 第三章 | 性感的军统秘书 / 032 |
| 第四章 | 针锋相对 / 045 |
| 第五章 | 相互试探 / 057 |
| 第六章 | 画 像 / 072 |
| 第七章 | 宴 会 / 090 |
| 第八章 | 嚣张的日本浪人 / 103 |
| 第九章 | 领袖耳目 / 118 |
| 第十章 | 绝密计划 / 136 |
| 第十一章 | 事 发 / 146 |
| 第十二章 | 牺 牲 / 161 |
| 第十三章 | 九号出现 / 177 |
| 第十四章 | 生死一线 / 192 |
| 第十五章 | 调查陆云泽 / 207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十章 | 第二十九章 | 第二十八章 | 第二十七章 | 第二十六章 | 第二十五章 | 第二十四章 | 第二十三章 | 第二十二章 | 第二十一章 | 第二十章 | 第十九章 | 第十八章 | 第十七章 | 第十六章 |
| 剿灭基地 / | 烽烟四起 / | 接近真相 / | 刺杀独臂医生 / | 谢婉儿的危机 / | 唯一知情人 / | 线索 / | 伤心欲绝 / | 灭绝人性 / | 中 伏 / | 通缉六号 / | 五号出现 / | 神秘车夫 / | 抗日英雄 / | 屠龙计划 / |
| 414 | 403 | 388 | 378 | 362 | 349 | 337 | 322 | 310 | 293 | 283 | 268 | 253 | 238 | 222 |

第一章 神秘的六号

1937年的上海流传着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名字——六号。有人说他是特高课的走狗，也有人说他是军统的杀手，更有人说他是中央特科的利刃。六号更像是传说，没有人见过，因为所有见过他的人都死了！

新闻路的西式洋房前，戴着墨镜的六号敲响房门。片刻，里面传来沉闷的男声：“谁呀？”

“处长让我将周友全带走。”六号沉稳地出声。

“怎么这个时候来带人？”门里的男人狐疑地嘟囔着。

大门打开，负责守卫的男人面带怀疑地打量着六号，问道：“我怎么没见过你有手令吗？”

“有。”六号说着，将手伸入怀中，不急不缓地掏出一张纸，递了过去。

男子接过，还不待看清纸上的内容，六号的手腕一抖，匕首落入手中，抬手刺出，眨眼间匕首已经没入男子的心窝。男人的瞳孔微一放大，来不及呼救，已经倒在了六号的身上。

六号表情冷漠地放下那人的尸体，衣服上染的血迹让他不悦地一皱眉，然后阔步走进房间，如入无人之地。

房间里的守卫正躺在躺椅上，摇着扇子，听到脚步声没有抬头，懒洋洋地问道：“老三，谁来了？”

六号仿佛没有听到他的问话，一步比一步稳地向他走过去。

男子没有听到回音，懒洋洋地转头看去时，六号已经近在咫尺。他惊得从椅子上翻身而起，一边去摸腰间的枪，一边怒喝：“你是谁？”

六号的回答简单利落，眼神一狠，手起刀落，闪亮的刀子顷刻划破了那男子的喉咙。

男子捂着脖子倒回身后的躺椅里，眼中的光芒渐渐失去。

外屋的动静惊动了里边的人，两个身穿西装的军统特工拎着手枪从里屋冲了出来，刚刚抬起手中的枪对准背对着他们的六号，手指扣上扳机的时候，六号已经一个利落的飞身，躲开了两人的子弹，同时连开两枪，子弹准确无误地没入两名军统特工的眉心。

哗啦——

伴着两人倒下的声音，里屋传来桌椅猝然倒地的声音。六号微一皱眉，拎着手枪进到里屋。他简单地扫视一眼，房间里空无一人，窗户开着，窗户下边一把倒地的椅子就是刚刚的声音来源，这样的景象显然是有人从窗口逃走了。

六号警惕地来到窗边打量一眼，然后转身，冷冷地说道：“出来。”

他的声音落下，房间里丝毫回应都没有，只有从窗户吹进来的风经过，带起床上的布幔。

“还不出来？”六号的声音冷得仿佛现在就已经入了冬。

床下的周友全瑟缩一下撞到床面，心底却抱着一丝侥幸，觉得六号是在诈他。

六号眯眸盯着床板微动的位置，手枪却微微下移，扣动了扳机。

子弹带着风，穿透床上的羽绒被，射在周友全的脚下，吓得他跌坐在地，逃命似的挪动身体，撞得床乱晃，被子里钻出的羽毛满屋飞舞。

周友全被吓得直接尿了裤子，瘫软在床下。

“要是再不出来，就死在床下吧！”六号淡定地看着屋里的大床，笃定沉稳的表情让他像是地狱里的判官。

“我出来，别开枪。”满身灰尘的周友全慌张地从床下爬出来，恐惧地看着六号，哀求道：“别杀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的哀求甚至没能让六号眨一下眼睛，六号的枪口已经抬起，对准周友全的脑袋。

“周友全？”六号确定地问。

“我不是周友全。”周友全慌张地摇头，瑟瑟发抖地说道，“我是日本人，叫山口道义。”

六号从怀中掏出一张照片，看到上面的人和周友全一模一样，将照片扔向周友全。

周友全看到照片中的自己，惊恐地睁大眼睛时，六号已经扣动了扳机，一颗子弹正中周友全的眉心，照片飘落在他的尸体上。周友全至死也想不到，他假装从窗户逃走，却因为窗框上的灰尘没有任何擦痕，才让六号知道他并没有逃走。

六号看了一眼身上染的血迹，一皱眉，脱掉衣服，随手扔在地上，从容地走出房子，戴上墨镜潇洒地离开了。那模样像极了一个绅士，从容不迫的淡然，仿佛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圣玛利医院解剖室里灯火通明，却透着一股子阴森，空气里散发着血腥，以及福尔马林的味道。

军统行动队副队长沈丘一脸阴沉严肃地看着身穿白大褂、戴着眼镜的邵阳摆弄着尸体。

邵阳将一颗弹头扔在旁边的托盘里，然后将手套摘下，说道：“几名死者都是一击毙命，三名死者身上的伤口都是由美制 0.45 口径的 M1911 手枪造成的，周友全的创口见挫伤轮，弹孔周围皮肤有火药颗粒的灼烧痕，是近离开枪造成的。两名被刺死者身上的创口哆开，左创角锐，右创角钝，右创角皮肤形成齿状损伤，可以确定杀手用刀是背带小齿的单刃锐器，凶手所用武器和下手习惯很符合传说中的六号杀手。”

“你确定是六号下的手？”沈丘狐疑地问。

“以我的专业水准可以断定这几名死者被杀的手法和之前几次疑似六号杀人的案件一样。至于是不是六号所为，那是沈队长的事。”邵阳一笑，饶有兴趣地说道：“这下上海的有钱人该人心惶惶了，这是最近半年被杀的第几名上流社会的人了？”

沈丘面容阴沉，对邵阳的风凉话表现出明显的不悦，可见这事的严重性。

“难道是寻仇？”沈丘沉吟着，继续道：“根据我们的调查，六号是最近极为活跃的神秘组织成员。周友全生前曾向我们举报这个组织暗害他的父母，试图通过威胁他，将庞大的财产交给神秘组织。我们也根据周友全提供的地址，找到了秘密基地。昨天才端了他们的老窝，他们这么快就出来暗杀，简直没把警局放在眼里。”

沈丘不禁恼怒，这个组织的猖狂不只是让上流社会人心惶惶，政府更是头疼不已。

“沈队长，这可是你们的内部机密。我一个医生就没必要知道了。”邵阳脱下身上的白大褂，好像对沈丘口中的话毫无兴趣，“秘密知道得太多，可不是好事。”

沈丘冷声道：“邵医生倒是懂得明哲保身。放心吧，警方很快会召开记者招待会，对民众公布这件事，以安人心。不会让邵医生因为知道了机密被灭口的。”

邵阳无所谓地耸耸肩，对沈丘做了个请的手势。沈丘没动，还在盯着被解剖尸体胸口上的圆形胎记深思，显然他还有事情想不通，需要邵阳帮他解惑。

邵阳见他不动，微微一笑，看向身后的尸体，“沈队长忙了一早上，还没吃饭吧？要不要我切块肉下来回去给沈队长加菜？”

沈丘只觉得胃里犯呕，恼怒地看着邵阳。

“不麻烦邵医生了。”沈丘黑着脸转身离开。

笑咪咪的邵阳再次看向身后的尸体，脸色却沉了下来。

解剖室外，十几名记者焦灼地等在门口，见沈丘出来，一拥而上，激动地询问死者信息。

“沈队长，这已经不是第一起上层人士被杀案了，军方打算怎么办？”

“沈队长，对方到底是什么目的？难道是劫富济贫？这些人家的钱财有没有损失？”

“沈队长，公众有知情权，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沈丘冲着所有人摆了摆手，示意他们不要再发问后，才说道：“各位，警方很快会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大家说明这件事情，在此之前，我不便透露。”

沈丘的四名手下拦住记者，护卫沈丘离开，记者们大部分都追上去，只有两名记者没动。男摄影师看向身旁的女记者，面带不解地问道：“婉儿，你不去采访沈队长？”

“赵伟，你是不是傻啊？沈丘都说他不会说，就肯定不会说。你以为是哪家的姑娘在跟你玩欲擒故纵，你追着问一问就说了？”谢婉儿边说边看向解剖室紧闭的门。

“看来我们这趟白来了。”赵伟放下相机，笑咪咪地对谢婉儿说，“婉儿，要不我们开个小差吧！这个时候去吃个西餐，再看场电影，时间刚刚好。”

谢婉儿仿佛没听到赵伟兴致勃勃的话，一副焦急等待的模样。

“婉儿，你干什么呢？”赵伟顺着她的视线看去，没看到人，只看到了紧闭的大门。他不禁狐疑地看着谢婉儿，有点不满地问：“婉儿，你这样子怎么像是在等情郎？”

赵伟的眼睛一亮，仿佛想通了什么，旋即问道：“你上次跟我说有喜欢的人，你喜欢的人不是就在那里边工作吧？”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我有喜欢的人了？”谢婉儿随口问。

“就是上次我给你写情书的时候。”赵伟记得清清楚楚。

谢婉儿一怔，转头对着赵伟笑道：“是啊。他就在里边工作。他可是最优秀的外科医生，上海达官贵人都要求着的神医。”

“神医？”赵伟不解，伸手摸了摸谢婉儿的额头，“婉儿，你不是病了吧？这里可是医院的解剖室呀。什么时候神医的工作是给人切块了？”

谢婉儿打掉赵伟的手，不满地道：“人家邵医生去德国进修了四年法医，才会被军方看中，成为这次验尸的法医。”

谢婉儿狡黠地笑了笑，得意地说道：“邵医生一定知道不少关于案子的事情。”

“你喜欢的人是邵医生？”赵伟惊叫，同时紧闭的门被推开，邵阳从里边走了出来。谢婉儿吓得立刻捂住赵伟的嘴。邵阳听到声音，看向两人，谢婉儿尴尬地笑着问：“你刚刚没听到吧？”

邵阳温和地看着谢婉儿，反问：“你希望我听到，还是没听到呢？”

赵伟被捂住的嘴发出唔唔的声音，谢婉儿怕他多嘴，死死地捂着他的嘴，不让他挣脱。

“没什么，没什么。”谢婉儿有些慌乱。

邵阳冲着她绅士一笑，温和的模样犹如阳光一样暖。她还在愣神，他已经迈步离开了。

赵伟挣脱谢婉儿捂在自己嘴上的手，喘了口气，问道：“不采访了？”

谢婉儿这才反应过来，去追邵阳。

“邵医生，我是《申报》记者谢婉儿。请问周友全和保护他的人都是被传说中的六号杀死的吗？”

“谢婉儿？”邵阳仔细琢磨了一下这个名字，温和地笑道，“你的文章我拜读过几

篇，很欣赏像你这样的新时代女性为了新闻自由而不畏强权。”

“真的吗？”谢婉儿开心地问，“那邵医生可以接受我的采访吗？”

邵阳微顿脚步，淡笑道：“我这人有个坏毛病，饿的时候会大脑糖分供应不足，导致无法思考。所以，暂时没办法回答你的问题，需要先去解决喂饱肚子这件人生大事才行。”

话落，邵阳快步向路边的黄包车走去。

赵伟放下相机，撇撇嘴，小声嘟囔着：“什么呀！不肯说就直接说好了，还绕这么大一个圈子。”

谢婉儿瞪了一眼发牢骚的赵伟，继续去追邵阳，“邵医生，我请你吃饭吧！”

“可是我没有让女人请吃饭的习惯。”邵阳在黄包车旁停下脚步，坐了上去。

“既然如此，邵医生可以请我吃饭呀。”谢婉儿不死心。

“这倒是个好建议。”邵阳煞有介事地点点头，吩咐车夫，“茉莉咖啡馆。”

谢婉儿抢过赵伟手里的相机，上了另一辆黄包车，急切地吩咐：“跟上前边那辆车。”

“那我呢？”赵伟急问。

“你先回去。”谢婉儿随口回了赵伟一句，视线紧紧地盯着前边邵阳的车，一副采访不到绝不罢休的样子。

装修雅致的茉莉咖啡馆内，轻缓的音乐流淌着，咖啡香气弥散。

最里面的角落，谢婉儿如愿地跟邵阳坐在一张桌子旁。她一边拿着小勺搅拌咖啡，一边认真地看着优雅吃牛排的邵阳，问道：“邵医生，你说死者周友全为什么不是死在自己的家里，而是死在那幢小楼里？”

邵阳优雅地切下盘子里的牛排，叉起一块放到嘴边，说道：“这个问题，我还真回答不了你，你应该采访沈队长才是。”

话落，他将小块牛排放入口中，慢慢地咀嚼几下，说道：“谢小姐，这牛排不错，你确定真不来一块？”

“不用了。”谢婉儿随口拒绝，急忙又问：“那里是什么地方？我听说跟他一起被杀的还有其他人，都是些什么人？你如果不知道也没关系，可以给我讲讲杀人者的行凶手法吗？”

邵阳眼角的余光似不经意地看了眼周围的座位，才落在谢婉儿期盼的脸上，说道：“谢小姐，我可不想在我切牛排的时候，被你的话勾起解剖室的回忆，把盘子里这块肉当成周友全的肉。”

谢婉儿看了眼盘子里带着血丝的牛肉，微微有些作呕，尴尬地说道：“不好意思，你请。”

谢婉儿强忍着内心的焦急，移开视线看向窗外，等待邵阳吃完饭。

窗外，一个中等身材、留着小胡子的中年男人，拎着公文包走过。

谢婉儿仔细看了看，小声嘟囔道：“这人好眼熟，我在哪儿见过？”

在她思索间，中年男人已经走进咖啡厅，在他们斜对面的地方落座。服务生端来一杯清水放在他的面前，礼节周全地为他点餐。

邵阳放下刀叉，擦了擦嘴，说道：“我吃好了，谢小姐慢慢坐。”

谢婉儿急切地说：“邵医生，你还没有接受我的采访。”

“我原本也没答应今天要接受谢小姐的采访。如果谢小姐很想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几天后警方会召开记者招待会，到时候谢小姐就知道了。”

邵阳抬步离开，谢婉儿不甘心地追上去，“邵医生，请你再回答我几个问题。”邵阳经过中年男人的身边时，忽然停下脚步，惊喜地说：“谷队长，没想到您也在这儿就餐。”

谢婉儿仿佛嗅到了新闻的味道，压低声音问邵阳：“他是谁？”

“警察局侦缉大队队长谷巽。”邵阳故作神秘，在谢婉儿的耳边轻声道，“你不是想采访吗？找他正好。”

警察局侦缉大队队长的身份只是谷巽的掩护，他的真正身份是军统行动队队长。

谷巽放下刚刚喝过的水杯，看了眼邵阳和谢婉儿，眉头微皱，说道：“邵医生，没想到这么早在这里看到你，看来尸检工作结束了。”

“新尸体，老手法，检验起来并不烦琐。”邵阳谦逊地说道。

谷巽又看了看谢婉儿，问道：“这位是邵医生的女伴？”

“正好，我还打算给谷队长介绍。这位小姐是《申报》的谢婉儿记者，想要采访关于六号的事。”邵阳看向谢婉儿，“这位谷队长对六号的事情可比我清楚得多，绝对是谢小姐难得遇见一次的人。”

邵阳眼角的余光扫见服务生已经端着咖啡接近这张桌子，忽然倾身在谢婉儿的耳

边道：“我要是谢小姐就立刻拍照采访谷队长。”

邵阳直起身，看向谷巽，“谷队长，医院里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谷巽的脸上虽然没有表现出什么，可心里非常不快。自己是军统的身份不方便暴露，而且还有其他的事情，这个时间不适合接受采访。

谢婉儿却不免有些激动，想也没想就拿起相机对着谷巽拍照，并急切地问道：“请问谷队长，这次的案子是六号所为吗？”

闪光灯亮起时，端着咖啡的服务生正好走过。闪光灯熄灭时，邵阳已经与服务生擦身而过，淡然离开了。

谷巽狠狠地瞪了一眼离开的邵阳，不满地说道：“不要照了！这是休息时间，我不会接受任何采访，你马上离开，不要耽误我休息。”

谢婉儿放下相机，并不畏惧强权，坚决地说：“谷队长，民众有知情权。”

谷巽怒喝道：“服务生，马上请这位小姐离开。”

服务生放下咖啡，端起谷巽刚刚喝过的水杯放在托盘上，为难地对谢婉儿说：“小姐，还请您不要打扰客人就餐。”

谢婉儿讨了个没趣，也不想让服务生为难，只能离开。

谷巽看着她离开，才不爽地重重呼出一口气，端起咖啡，喝了一口，顺了顺心里的烦闷后，他从公文包中拿出一份报纸，放在桌子的左上角，将咖啡压在了报纸上。

谢婉儿走出咖啡厅，怎么想都觉得自己不能就这么放弃。她的心思一动，转了个弯，躲了起来，继续监视咖啡厅里的动静。

她的视线中，一个身材高大、穿着西装、头上戴着毡帽、帽檐压得低低的男人出现在咖啡厅门口。他抬头看了眼茉莉咖啡馆的牌匾，左右看了看，确定没有人跟踪，才抬步走进咖啡厅。

出入这里的男人大多这个打扮，谢婉儿便未多想。她大概怎么想都想不到，她一直想要找的六号刚刚在她的眼皮子底下走进了茉莉咖啡厅。

六号进门后，没有急着落座，视线在咖啡厅里迅速地扫视了一圈，最后落在谷巽桌角用咖啡杯压着的报纸上。而谷巽这会儿正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仿佛睡着了一般。

六号警觉起来，悄然地打量四周一番，未发现任何异常，才走向谷巽。

他在谷巽的桌边停下脚步，谷巽仍是一动不动。六号不禁起疑，迅速伸手去摸他的颈动脉，却惊讶地发现根本没有波动。谷巽死了！

六号眉头微皱，略一思索，俯身去拿一旁椅子上的公文包时，竟在咖啡的味道中闻到一股淡淡的杏仁味道，是氰化物中毒。因为满室的咖啡香气，所以一般人根本闻不出这股淡淡的杏仁味。但六号不同，他经过了多年的特殊训练，无论是嗅觉还是听觉都强于普通人。

六号知道此地不能久留，很快就会有人发现谷巽的死。他无法过多思量，拿起公文包，快步向茉莉咖啡厅外走去。

躲在一旁的谢婉儿看到六号快步出门，不禁疑惑地嘟囔道：“这个人不是刚进去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谢婉儿的视线落在了六号手上的公文包上，神情一惊，“不对，他刚刚进门时，明明没有拿包。不管了，先拍下来。”

谢婉儿拿起相机，快速将六号的身影拍下。只是六号的帽檐压得太低，以至于谢婉儿根本拍不到他的脸，只能拍到他的大致身形。

六号警觉到暗处有人在注视着他，他微侧头，欲寻找暗处的踪影，便是这一动，谢婉儿勉强看到六号的鼻子。谢婉儿不禁激动，抬起相机，严阵以待，打算抓拍到六号的样貌时，茉莉咖啡厅里忽然乱了。服务生发现谷巽死了。六号不愿意再多做逗留，再次低下头，快步离开茉莉咖啡厅。

谢婉儿恼火就差一点点拍到那人全貌的时候，全然没意识到刚刚那一刻的生死危机。若是她拍到六号的样貌，也不会有命拿照片回报社了。

谢婉儿顾不上去追踪六号，端着相机，快步进了茉莉咖啡厅。

这会儿谷巽已经被翻了过来，仰面躺在椅子上，全无生命的迹象。

谢婉儿惊讶地微微张着嘴，不久前还厉声呵斥她的人就这么死了？谁下的手？

她的视线一扫谷巽的四周，发现谷巽的公文包不见了。难道是刚刚那个人杀了谷巽？

一番惊慌过后，茉莉咖啡屋的经理才想起还有最主要的事情没办，连忙道：“我去报警。”

经理转身向柜台的电话机走去，谢婉儿这才反应过来，连忙端起相机，对着谷巽的尸体按下了快门。

刚刚收到谷巽被杀消息的军统秘密联络点气氛凝重，上海站站长宋庆慈笔直地站在办公桌前，拿着电话，一脸严肃。

即便是隔着电话线，也能感受到他对电话另一端的人汇报时的尊敬。

“谷巽刚刚在茉莉咖啡馆被杀……我怀疑是杀手组织的余孽所为……是，我一定会追查，将这个组织彻底剿灭，放心吧！老板。”

宋庆慈放下和戴笠通的电话，对外边喊道：“让沈丘进来。”

沈丘快步进入宋庆慈的办公室，立正道：“局座。”

“从现在起，你升任行动队队长，迅速抓捕杀死谷巽的凶手。众目睽睽之下把人给杀了，居然没人发现凶手，这简直是对我们的挑衅。”宋庆慈万分恼怒。

沈丘大声应道：“是！局座。”

“你有没有怀疑的对象？”宋庆慈问。

“我怀疑还是与之前剿灭的神秘组织基地有关系。”沈丘分析说。

“一定要将那个基地盯紧了，只要有可疑人员，就给我抓回来。”宋庆慈严肃地命令道。

沈丘挺直身体，郑重地领命：“局座放心。”

宋庆慈摆手让沈丘离开，看向面前的地图，面色越发凝重。

每次这个神秘基地的人作案留下的线索都少之又少，更不用提目击证人了。他们只能仰仗于现场勘查，以及邵阳的尸检做出简单的判断。让人想不到的是，《申报》的总编室里，这会儿正因为跟案件有关的线索炸开了锅。

谢婉儿带了新闻回来，还是重大新闻。总编的桌子上放着一张谷巽死相的照片，一张六号拎着公文包离开茉莉咖啡厅的照片。虽然没能拍到六号的模样，但至少新闻素材够了。

原本还在训赵伟没带回来新闻，还弄丢了相机和谢婉儿的总编，看到谢婉儿带回来的照片，不禁喜笑颜开。

“婉儿啊，你真是我们《申报》的功臣。”总编这边夸着谢婉儿，还不忘瞪赵伟一眼，“多学习学习婉儿这种对新闻锲而不舍的精神。”

谢婉儿尴尬地笑笑，说道：“总编，我已经想好了，标题就叫‘消失的公文包’。”

“好标题，就这么办了。你抓紧去写稿子，我保证你明天轰动全城。”总编连忙说道。

谢婉儿和赵伟应声出了总编的办公室，赵伟赶紧把谢婉儿拉到一旁。

“那个凶手有没有看到你？”赵伟问。

“没有吧。”谢婉儿懵懂地看着赵伟，“怎么了？”

赵伟比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故意冷冷地说：“他会杀你灭口的。”

谢婉儿无所谓地耸耸肩，“我要是怕死，就不做记者了。”

赵伟无奈，说：“哎哟！我的大小姐呀。你还真是不知道世道险恶。”

“就算当时那个男人是六号，我一样敢对着他举起相机。难道你没听过一句话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吗？不和你说了，我去写稿子了。”

谢婉儿说着，绕过赵伟离开了。

六号是个孤儿，没有名字，从记事开始就住在一个四周都缠着电网的木栅栏基地中。在这个基地里，他每天都要接受魔鬼一般的杀手训练，与一起长大的孩子互相杀戮。经过十几年的训练，和他同一年进入基地的三百多个孩子只剩下了十个，六号也成了个几乎没有感情的冷血杀手。这世上唯一让他挂念的人就是一起在基地长大的九号——每次在他受伤时都会帮他包扎，在他挨饿时都会偷偷省下自己那份吃的给他的女孩。

基地是个谜，没有名字，所在的位置也是个秘密。在六号受训的十几年中，他从来没有走出过基地一次。就算他成为杀手后出去执行任务时，每次进出基地都会被戴上头套，送到执行任务的所在城市。而每次回基地，都需要找到事先安排好的接头人，接头人要么给他指派新任务，要么给他戴上头套，派人送回基地。这次六号的接头人是谷巽，可谷巽被杀了。

六号最终在谷巽的公文包里发现了一张地图，几十公里外被画上个圈。他不知道这里是不是跟基地有关，但总要根据蛛丝马迹找一找才行。

地图所在的位置一片断壁残垣，外围的木栅栏倒下很多，里面的建筑大部分都已经被烧毁，地上到处都是发黑的血迹和弹壳，这里彻底地沦为了一片废墟。

六号站在大门口，看着熟悉的基地，平时冰冷的目光中充满了不可置信，基地中有数十名强大的教官，训练出来的杀手更是不在少数，这些人呢？难道都被杀了？谁能够杀了他们？九号到底是生是死？一连串的疑问萦绕在他的脑海里。

一时间，所有的一切都成了谜。包括他自己，他是谁？他以后要去哪里？他仿佛

是一个风筝，之前一直被人牵着线，如今线断了。

六号走进基地，仔细地查找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四周时不时出现的血迹和弹壳可以证明，这里确实发生过激烈的交火。可是，奇怪的是，居然一具尸体都没有发现。

六号来到已经倒塌的餐厅前，情绪突然激动起来，他奋力地去搬开残骸上的碎石，锋利的石头划破了他的手，他的手上鲜血淋漓，却好像毫无感觉一般，将碎石一一扫开，表现出少有的狼狈和情绪激动。直到清理出正门旁的窗台时，他才停下动作。

六号看着大部分都已经破损的窗户，抹掉窗户下沿的灰尘。十分完整的下沿让他不禁面带疑惑。当初在生死对决的时候，六号曾经和对手在餐厅拿着匕首决斗，六号清楚地记得，自己曾经在这个窗户上留下一道极深的匕首印记。可现在却毫无痕迹，仿佛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难道他这些年的经历都只是一场梦？

这会儿情绪激动的六号丝毫没发现基地对面的山上，两个军统特务正通过望远镜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瘦高的特务分析道：“看他的样子对这里很熟，应该是这个基地的余孽。”

矮壮的特务想要向上级汇报，确保顺利抓住可疑的六号，道：“你盯着他，我去通知头。”

“等一下。”矮壮的特务刚想离开，就被瘦高的特务拉住，“我们直接拿下他，可是大功一件。要是头儿来了，我们再舍命去抓人，功劳跟我们就没什么关系了！”

矮壮的特务想了一下，一咬牙，说道：“你说得对！”

两个特务相视点头，下定了决心，从山上迅速而下。

六号走出基地，停下脚步回望，明明一切都是一模一样，却又不是真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六号虽然满脑子都是疑惑，却可以肯定一点，这里并不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如果这里是假的，为什么要建得和他受训的基地一模一样呢？又是谁围剿了这里？地上那些血迹是谁的？他知道，只要解开这些谜团，他便能找出真相。

他转身，刚要离开，却被刚刚从山上而下的两个特务拦住。两个特务手中黑洞洞的枪口正齐刷刷地对着他。